

传承与现代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学精神

何茂莉 著

民族出版社

何茂莉 著

传承与现代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大学视野下的大学精神

藏书章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现代: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学精神/何茂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0
ISBN 7-105-07915-0

I. 传… II. 何… III. 高等教育-文化人类学-
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44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文阁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302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3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何茂莉，女，1968年6月1日出生。现为兰州大学文学院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专业在读博士。就职于贵州大学信息学院(电子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任副教授、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研究方向：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心理。

责任编辑/阿 南 马多尚
封面设计/孟 龙

仁
建
日
班
仁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大学精神的含义	(28)
第一节 探讨大学精神的背景——世界 大学教育的特征	(29)
第二节 大学精神的重要指标	(30)
第三节 不停息的脚步——世界大学名校之 大学精神探源	(36)
第二章 大学精神的探讨	(54)
第一节 关于学术自由	(54)
第二节 关于文化创新	(73)
第三节 关于真理至上	(83)
第四节 关于积极向上	(90)
第五节 关于承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98)
第六节 关于重视人的自我完善、生命价值以及终极关怀	(113)
第七节 关于大学精神即大学理想	(122)
第三章 文化传承——塑造大学精神的必由之路	(133)
第一节 传承道德	(135)
第二节 传承科学精神	(158)
第三节 传承人文精神 (人文关怀)	(166)
第四节 传承优秀文化	(183)

第五节	传承大学传统	(202)
第六节	传承“做人教育”	(217)
第七节	传承民族精神	(227)
第四章	大学精神与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的 关系	(249)
第一节	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之路	(249)
第二节	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的	内容
第三节	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的	内容
第三节	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的	内容
第五章	重铸和升华大学理念	(302)
第一节	价值思考	(306)
第二节	特色办学	(314)
第三节	战略抉择	(325)
第四节	必由之路	(332)
第六章	弘扬大学精神	(338)
第一节	以自主认知为起点	(339)
第二节	以追寻大学精神为动力	(340)
第三节	以优良学风为平台	(342)
第四节	以诚信自律为根本	(342)
第五节	大学精神例示	(344)
附录一		(348)
附录二		(360)
参考论著		(363)

前 言

大学精神是人们投射到大学这种社会设置上的一种精神祈望与价值建构,是大学发展的理想、信念、追求与动力,更是大学之为大学的确证依据,是大学在扮演一种特殊社会角色过程中所操持的某种追求,概括和浓缩了大学的使命、功能、目标和理想。它不仅体现为大学追求再生产知识,培养人的素质与能力,从而增进个体的力量和人生幸福,体现为重视科学研究、生产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财富和力量,更体现为保存、发展其自身,重视和强调其独立和自主的社会地位。“自大学诞生之日起迄今,近千年的时间过去了。经历了这近千年的风风雨雨,大学这棵幼苗不但没有枯亡,反而在人类社会这块土壤中长得格外伟岸挺拔。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类社会奇迹之一。”^①

现代意义的大学,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崛起时,便以“精神城堡”的姿态昭示于人类社会。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因为它研究范围博大,研究视野广阔,研究学问高深;也因为它胸怀宽广,大器大象,兼容并包,气度恢弘,充溢着大象无形的灵性氛围、文化光芒和神圣精神。在欧洲,大学是清醒、独立、高贵、向上、博雅、力量的精神凝结。在我国,大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和以现代科学、民主、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大学最崇高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对科学和社会之间

^① 徐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论大学与工业的关系》,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可能发生的必要的、可预期的相融性有真正的了解和评判能力。

大学的精神在于发扬人性之善,培养健全人格,修己立人,推己及人,育化民众,改良社会风气。大学在传承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同时,也承载着道德的传承。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说:“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的。”当今社会,官本位、金钱崇拜渗透到大学校园,庸俗的道德观、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造成了有的大学生两面或多重人格。学术腐败、商业化造成了学术水平的滑坡。大学的精神就是要凸显文化自觉精神,消除市场经济使人“物化”的危险,淳化师德,涵养师生心灵,使大学真正成为知识、思想、理性、道德的诞生之所,成为人类精神的家园。

一、一页写满追求的大学创办史

大学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深深地植根于各自所处的国家之中。创立于中世纪的大学其目的在于传播知识并为少数关键性的行业提供训练,19世纪的大学通过其基础性研究已经成为新知识最重要的创造者。现代大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作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复杂过程中最重要的机构,大学不仅是许多基础科学的发祥地,而且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交流知识的各类杂志、书籍和数据库的文化系统的摇篮。大学在为日益增多的各类专业提供训练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大学还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不仅经常充当政治思想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中心,还培养了那些成为未来政治精英的人;与此同时,大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大学教育可利用资源的减少。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全球性的急剧扩展后,许多国家的大学被迫削减支出,有的甚至到了最低点。社会与大学教育之间的那种为大学教育提供资源换取更多学生入学以及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

不成文的契约已经瓦解,这对大学教育和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大学同时也是国际性机构,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并且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之中。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角度考察大学教育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十分必要的。

13世纪时首先创建于法国的欧洲大学,尽管其基本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却仍然是大学教育的普遍模式。巴黎模式以教授作为大学的中心,把自主权崇奉为学术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作为巴黎模式主要对立面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提倡以学生为主导的,它尽管对西班牙以及此后对拉丁美洲有过某些影响,但在欧洲一直没有站住脚。大学迅速地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英格兰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中欧的布拉格和克拉科瓦大学以及德国的一系列大学也相继建立。

此后,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大学办到了它们的殖民地。例如,英国先是把它的学院模式输出到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后来又输出到印度、非洲和东南亚。法国模式输入了越南和西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模式遍布整个拉丁美洲,荷兰模式输入印度尼西亚,美国模式则在菲律宾。此外,其他殖民势力也向外输出了院校机构。殖民地的大学直接照搬宗主国的模式,但是往往缺乏宗主国大学所具有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等传统。大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构,它也在发展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随着欧洲民族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兴起,大学教育中普遍使用的语言——拉丁语被各国自己的语言所取代。学术机构在学生组成和办学方向方面越来越本土化而不是国际化。大学受到了本国环境的重大影响。新教控制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旧教控制的萨拉曼卡大学就大相径庭。尚不成熟的哈佛大学,尽管仿效英国模式,也逐步发展起自己的反映北美殖民地现实的传统和办学方向。各个院校机构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沧桑变化。与英国教会和贵族统治密切相关的牛

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科学的巨大发展中只起到了并不重要的作用。在法国,大学在 1793 年大革命以后被废除,以后又得到了重建,并且拿破仑模式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拉丁美洲也是影响深远。德国大学由于在纳粹时期自主权的破坏和教授的大批流亡而遭到重创,从此永远地失去了它在科学上的卓越地位。

14 世纪中叶,统一伊始的德国利用大学进行国家建设。在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Humboldt)的领导下,德国大学教育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大量资源,承担了以国家发展和工业化为目标的研究职责,在确立新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形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后的德国大学还建立了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制度,并以此作为办学的重点,科学研究第一次成为大学职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新兴自然科学为基础,大学重新建立了学术等级。美国的改革家采纳了德国的这些革新,他们在为工农业服务和与工农业直接相结合的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使大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他们还通过以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和扩大大学教育机会为目的的学术性系科的建立和“赠地”观念的发展,使德国的“讲座制”(chairsystem)更加民主化。一些看似深深地扎根于本国土壤的院校机构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国际观念和模式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大学差不多都采取了从这些西方模式中派生出来的基本办学模式。作为屈指可数的一所完全非西方化的学校,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办学重点主要是伊斯兰法律和神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科也是按欧洲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各种模式,包括英国、泰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开放大学,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两年制的职业导向的学院、师范学院、技术学院等等。尽管这些机构的职能可能与传统大学有所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和办学思想却明

显地与西方基本的学院观念如出一辙。

在我国“五帝”时代,“大学”一词已经用来指称较高等级的学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到了十九世纪末才出现。在这之前,我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较为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分为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官学由政府设立,而私学则由民间举办。官学有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和专科的馆院等等,这些学校主要教授和研习我们今天称为人文学科的经典、历史和道德方面的内容,但同时也设有专科教育,如医学、律学、算学、书学等。中国的私学向来比官学发达,因为私学不仅比官学普及,而且更持久,它受朝代更替或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要小得多。宋代书院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民间高等学校的诞生。在这之前,虽然存在着与官学相应的私立的高等学校,但尚未形成明确的形式。民间高等学校所教授的内容更注重经典、历史、文学、道德等方面知识,而其教育则更注重研习这些知识的方式。蔡元培将我国传统社会的学科概括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种,所以从内容上来说,基本上属于今天所谓的人文学科的领域。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进行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学教育,二是培养国家的官吏,这两者在那个时代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历史、文学和政事三者的内容原是非常宽泛的。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私学比官学更有利于达到这两个目的,因为科举制这种国家考试制度对私学产生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宋代兴起的民间书院从创办目的、管理制度和学术活动来说,相对地独立于这两个目的,而以研究、讨论和讲学为要务,可以说是一种古代的研究生院。书院具有较多的学术自由,较多的自治权力,更加偏重于学术修养和个人的修养,而并不以培养官僚为务,即不以科举为鹄的。因此,可以说,传统的书院是一个以人文学术的教学和研究为要务的自治学术团体。人文学术的崇高价值和社会地位,是传统书院发展一千多年的主要根据和动力,也是现

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来源之一。

尽管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大学无疑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但大学之前的高等教育制度首先发源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在大学之前的高等教育出现直到大学的兴起及其现代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人文学科及其古代形式的人文学术一直是其主要部分和基本特征。人文学术构成了古典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欧洲人复兴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古典学术和文化要求的行动直接导致了大学的兴起,而现代大学制度不仅发轫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新人文主义,其原则也直接建立在理性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精神之上。但是面对知识网络化时代,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更多了。

怎样解释知识网络化与大学教育的联姻对于西方学院模式的统治地位动摇,以及当今世界除此之外缺少其他选择的这种现象,人们认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西方大学实际上把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后的生产制度化了;大学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无疑是西方取得统治地位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院校机构都是由殖民主义者所强加的。因而,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发展自己独立的替代模式。殖民主义者破坏了当地传统的学术机构模式,譬如英国人 19 世纪曾强行在印度推行欧洲模式,不承认当地业已存在的传统学术机构。那些以前形成的殖民地国家并没有摆脱它们那里基本上是欧洲式的学术模式。现代的印度大学和其独立前的前身大致相同。从未沦为殖民地的日本在 1868 年以后认识到,必须发展自身的科学和工业实力,于是放弃了本国传统的学院模式而重视西方大学的传统。在发展过程中,日本从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引进了观念和模式。中国和泰国等没有殖民化的国家也引进了西方模式,并使之适应本国的需要和情况。

在提供先进的教育、推动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以及为本国日益复杂的发展任务提供帮助等方面,西方的大学被认为是成功的。美国和德国的大学曾对 19 世纪工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利用大学教育来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广泛需求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最重大的革新。大学教育应当得到公共资金的慷慨支持,大学应当参与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与此同时,院校机构应当享有相当的自主权——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在这一世纪的发展。此外,西方大学处于知识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包括研究机构、杂志和出版社等传播知识的媒介以及由科学家组成的“无形学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世界上多数科学文献都是用英语发表的,即使是瑞典和荷兰等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经常发现,必须用英语来传播其研究成果。埃尔塞维尔和克虏瓦这两家荷兰的大型跨国出版社实际上完全用英语出版其所有的学术性和科技类书籍、杂志。学者和学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是国际知识网络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连人才外流也不例外。这种现象有助于传播思想,同时也维护了一些主要东道国的影响及其在科研方面的统治地位。全球有 100 多万学生在本国以外就读。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环太平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在各工业化国家学习,其中美国、英国、德国都是主要的“东道国”。日本是一个既派出留学生又接受留学生的主要国家。旅居国外的学习生活使学生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学到了专门知识,还学到了所在国家学术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回国后往往按照西方的思想方式和模式改造本国的大学。在国外毕业的学生经常感到难以重新适应本国国情,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接受的先进训练,可能不容易被尚欠发达的本国经济社会所吸收,这种苦恼与发达国家的优厚报酬一起导致了人才外流。然而,在当代社会,人才外流并非永久性的。比如,居住在国外的第三世界的科学家经常与本国的同行保持联系,贡献出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他们经常回到本国的学术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本国的学术形势好转时回国永久定居,他们带回了大量的专门知识,许多人在本国的科学界和学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

毫无疑问,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对知识的迁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般来说,知识和教育机构模式是从主要的工业化国家转输到第三世界,甚至迁移到一些更处于边缘地位的工业化国家,相反的情况则几乎没有。知识网络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重性,尽管它的中心仍然保持非常强大的力量,在科研和生产利用方面还是出现了更加均衡的趋向。例如,日本已经有了强有力的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系统,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正在它们的大学中增强科研实力。个别国家独领风骚的状况会逐渐消失,但不平衡的状况仍将存在于世界知识系统之中。

工业化国家中,大学已经出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普及型大学教育的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几年内,美国的大学教育系统招收 30% 左右的适龄青年入学,欧洲国家大都保持着精英型大学教育系统,只有不到 5% 的适龄青年进入中学后院校。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等院校招收 15% 或更多的适龄青年。如 1970 年瑞典的大学教育入学率为 24%, 法国则为 17%。与此同时,美国的适龄青年入学率提高到 50% 左右,接近普及型入学水平。到 90 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招收 30% 以上的适龄人群。美国也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在美国入学模式稳定下来时,欧洲大学教育国家持续扩充,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这样。在第三世界,大学教育的扩充更加令人瞩目。在规模极小和极为精英化的大学基础上,第三世界的大学教育在二战结束伊始的一段时间迅速扩充。在印度,在校生由 1947 年独立时的 10 万人增加到 1990 年的 400 多万人。在非洲,大学教育的扩充同样十分显著。接受中学后教育的学生数从 1960 年的 21000 人增加到 1983 年的 437000 人,但是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所遭受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使大学教育增长在 90 年代陷入停滞状态。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近来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导致生均经费下降,学术水准明显降低,入学增长速度也缓慢下来。

一些非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少数突出的例子中,如在菲律宾有三分之一的适龄人群接受中学后教育。第三世界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尽管总的来说它们在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方面仍然落后许多。例如,尽管中国的大学生人数超过了 200 万,接受中学后教育人数却只占适龄人群的 1% 左右,约占高中毕业生的 4%。一般而言,第三世界大学教育的扩充从比例上超过了工业化,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存在明显差别——一些国家仍然保持着规模较小的精英型大学系统,另外一些国家则扩充得快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处于最高速增长和目前入学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列。

如果不考虑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思想等因素,大学教育的扩充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趋势;全球范围而言,适龄人群(20-24 岁)中约有 7% 进入了中学后教育机构。这一统计表明,二战以来每十年内都有增长。大学教育首先在美国,接着在欧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目前,扩充的中心在第三世界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当然,在招生统计和学生比率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一般而言,抛开各国之间较大的差别,尽管目前大学生人数中女性约占 40%,然而她们的入学机会同男性相比仍然要少。除少数例外情况,工业化国家中适龄青年接受中学后教育入学人数的一般性统计数据掩盖了许多关键性的差别。例如,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比例高于传统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例,而后者在发展中国家里往往占主导地位,即使有一些例外,如中国大学教育的扩充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的日益复杂化,需要更多受过高级训练的劳动力。中学后教育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要求提供所需要的训练。诚然,在许多领域内,以往属于在工作中传授的许多训练都在大学教育机构中正规范化了。计算机科学等全新领域已经涌现,因而需要依靠大学为它

们提供科研和训练。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一些工业国家依靠学术机构提供高级训练和科研的条件,超过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水平。

高等院校不仅提供训练,而且为当代社会中的许多角色和职业提供考试和学历证书。这种作用自从它的中世纪前身起就一直是大学的中心任务,不过在近年大大地发展了。在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多的职业把大学学位当作员工录用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学历证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获取权力和声望是必不可少的,大学因而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在许多国家,大学教育入学考试是一道必经的程序,也是未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各国之间学术界内部的竞争体制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十分强调在大学里有良好的学术成绩和考试成绩,要想获准进入某些特定的职业领域,通常还需要参加额外的考试。

由于各种原因,大学作为考试机构的作用也在扩大。随着教育的大力发展,需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筛选机制,以便严格控制那些高盛誉职业的录取人数。大学还被看做是精英教育机构,它能够提供如实地评定学生的成绩然后决定录取与否的公平、公正的考试。一旦这种机制像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样遭到破坏,或者像在印度一样受到腐败势力的制约,大学就会受到明显的削弱。那种过时的、非正式的、依靠藻饰进入高声誉职业的做法已经不合要求,也不再被看做是公平的。那些全新的领域还没有上述筛选机制,因而不仅不断地要求学术机构提供训练,还要求它们提供考试和证书。

大学教育扩充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社会日益增多的各类人群、各个阶层都有这种需求。中产阶级意识到学历对于取得成功的必要性,要求接受大学教育;政府在一般情况下的反应是增加入学机会。当政府无暇顾及时,灵活的私人力量往往及时创办院校机构以满足这一需求。在印度、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大多数